

沈三白和他的 浮生六記

陳毓羈著

大安出版社 印行

沈三白和他的 浮生六記

陳 毓 熊 著

大安出版社印行

本書簡介：

本書為海內外第一部考索和研究《浮生六記》的專著。作者對《浮生六記》之成書經過，創作時間和地點，後兩記之真偽，以及沈三白的一生事跡，作了詳實的考辨。他主張《浮生六記》寫於海外，並把《浮生六記》和《紅樓夢》聯繫起來對比研究。

作者陳毓麒先生，現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

著 者：陳 楩 熙
發 行 人：蕭 淑 卿
發 行 所：大 安 出 版 社
電 話：(02) 3679042
傳 真：(02) 3672499
辦 事 處：台北市汀州路3段151號2樓
郵 撥 帳 號：10103877
戶 名：大 安 出 版 社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第一版第一刷 0001~1000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局版第 三四五九 號
定 價：新台幣二〇〇元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57-9233-64-0

自序

前些時，有位老同學來電話，我們前後兩屆的同學將合出一本詩集，以紀念昔日的大學同窗生活，囑我共襄盛舉。因以〈北大三院往事追懷〉為題，寫了幾首小詩。

太學絃歌地，城東隱竹林。

莫言居室小，壁上有龍吟。

關西多大漢，河北賽金剛。

寧讓江郎筆，詩仙喜若狂。

飯後鐘方響，書城佔地忙。

凌雲非我願，獨羨歸來堂。

架上書常滿，壺中水不空。

縱論今古事，爐火又熊熊。

那時我們上課是在紅樓，住在三院，即昔日的「譯學館」。七人共居一室，都是中文系同一年級，相處融洽。詩中所記皆寫實。如譚君攜小提琴一把，常為我們奏曲，因以「龍吟」喻之。劉君陝西人，賈君河北人，皆魁梧有力，而江君及李君則為文采斐然之書生。第三首寫晚飯後去圖書館占座事，當時有些人不但為自己占座，而且還為女同學預留坐位。歸來堂是用宋代李清照和趙明誠之故事。趙明誠也在太學作過學生，「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然而他們最幸福

• (2) •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

的生活卻是在十多年後的「歸來堂」裏度過的。李清照〈金石錄後序〉有如下描寫：

每獲一書，即同共勘校，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致，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

此文由書籍之得失聚散，寫人世之離合悲歡，充分反映了她少歷繁華、中經喪亂、晚境淒涼的生活，而文情跌宕，感慨淋漓，可謂至情至文。

唐詩宋詞中直接描寫夫婦之家庭生活，並不多見，著名的篇章多自側面著筆。如杜甫之〈月夜〉云：「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李商隱之〈夜雨寄內〉云：「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他如元稹〈三遣悲懷〉有「野蔬充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之句，賀方回〈鵝鴨天〉詞有「空床臥聽南窗雨，誰復挑燈夜補衣」之句，蘇東坡〈江城子〉詞有「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之句，都是悼亡之作。

古代散文中承襲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之寫作傳統而又能對夫婦之家庭生活作展開描寫的，惟有沈三白的《浮生六記》。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曾云：「吾國文學，自來以禮法顧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間關係，而於正式男女關係如夫婦者，尤少涉及。蓋閨房燕昵之情意，

家庭米鹽之瑣屑，大抵不列載於篇章，惟以籠統之詞，概括言之而已。此後來沈三白《浮生六記》之〈閨房記樂〉，所以為例外創作，然其時代已距今較近矣。」(《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此語信然。

沈三白和陳芸夫婦，都富有藝術家的氣質，志趣相投合，感情極融洽，且互相尊重彼此的個性和人格，追求一種布衣蔬食又充滿雅趣的生活，甘苦與嘗，患難相濟，足為今人之楷模。

在《浮生六記》這部回憶錄裏，作者開卷即說此書「不過記其真情實事而已」。他真實地寫了他們所身歷的一場悲劇。〈閨房記樂〉〈閑情記趣〉與〈坎坷記愁〉形成強烈之對比，且相互映照。舉凡個性自由與封建禮法之衝突，老式家庭中之積弊(如家長專制，婆媳不合，兄弟鬭牆)，婦女之受壓制等等，莫不反映其中，作者時有憤極之語，亦不乏弦外之音。設若他所在的家庭真正能做到「父慈子孝，兄愛弟敬」，而不是徒然標榜「衣冠之家」，又設若他所處的社會能尊重人的個性和特長，能尊重讀書人和藝術家，使他們得以溫飽，且有合適的環境與條件，發揮其才能，又何致有此種悲劇之發生？

《浮生六記》一書，繼李清照〈金石錄後序〉之後，開創了家庭文學小品之光輝範例。它的文學價值相當高。先師俞平伯先生早在1923年〈重刊浮生六記序〉中即作出了如下評價：「此《記》所錄所載，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著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異，異在韶秀以外竟似無物，儼如一塊純美的水晶，只見明瑩，不見襯托明瑩的顏色，只見精微，不見製作精微的痕跡。」這正是完全符合沈三白之美學觀點的。沈氏在〈浪游記快〉章中說：「游陳氏安瀾園，地佔百畝，重樓複閣，夾道迴廊。池甚廣，橋作六曲形，石滿藤蘿，鑿痕全

· (4) ·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

掩，古木千章，皆有參天之勢，鳥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歸於天然者。余所歷平地之假石園亭，此爲第一。」他說的雖是園林，而文心之妙，又何嘗不是如此。

我很早就喜愛這本書，負笈在外，常以一卷自隨。1980年出席在美國威州麥迪遜市召開的國際《紅樓夢》研討會，發表的論文即以〈紅樓夢與浮生六記〉爲題。1982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系作魯斯學者(Luce Scholar)，曾去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及新澤西州立大學講演，也注意搜集有關《浮生六記》的資料。記得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的書庫內找到嘉慶十三年出使琉球的大臣齊鯤和費錫章的《續琉球國志》(即他們此行的報告書)，琉球的《歷代寶案》，這都是難以尋覓的書，欣喜非常。當時圖書館看書出來，街頭盛開玉蘭花，陣陣清香，沁人心脾。以後又在國內的科學院圖書館裏找到費錫章此次琉球之行的詩集—《一品集》，也是難得之書。我很注意考索沈三白的其人、其事、其書，陸續也寫了一些文章。如1983年發表〈浮生六記足本考辨〉一文於《文學遺產增刊》，1984年發表〈浮生六記寫於海外說〉於《文學遺產增刊》(次年香港《讀者良友》雜誌第二卷第三期曾予轉載)，1992年發表〈浮生六記考索〉於《俞平伯先生從事文學活動六十五週年紀念文集》(此書早已編成，爲出版社所延誤，是時俞師已辭世兩年矣)，同年又發表〈沈三百年譜〉於四川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屈守元教授八秩華誕紀念文集—《稽古拓新集》。

此次，將以往的文章重新加以編排，又增寫了部分節次，合成一書，以貢獻於廣大讀者。感謝康來新教授提出了一些寶貴的建議，也

自序 · (5) ·

感謝大安出版社諸位先生為本書之間世做了許多工作。

陳毓龍 1996年5月

· (6) ·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陳毓熙著．—第一版．—

台北市：大安，1996（民國85）

面； 公分

ISBN 957-9233-64-0(平裝)

1. (清) 沈三白 - 傳記 2. 浮生六記 - 評論

855

85009870

目 錄

自 序 (1)

一. 沈三白這個人 1

- (一) 小傳 1
- (二) 名號 3
- (三) 故居 6
- (四) 幕府生涯 10
- (五) 琉球之行 15
- (六) 琉球天使館 20
- (七) 晚年 25
- (八) 年譜 31

二. 浮生六記這本書 51

- (一) 所謂「足本」 53
- (二) 寫於海外嗎？ 82
- (三) 關於結構 86
- (四) 關於序跋 89
- (五) 版本概要 94
- (六) 排印本的若干錯誤 97
- (七) 和《紅樓夢》的比較 102
- (八) 和《心靈二重奏》的比較 121

三. 畫人畫事	125
(一) 蕭爽樓中的幾位畫家	125
(二) 月下老人像	129
(三) 水繪園	133
(四) 兩首有關陳芸的題畫詞	137
(五) 俞平伯題沈三白畫	140
四. 閒情閒味	145
(一) 到南園去	145
(二) 種碗蓮	148
(三) 「考對」這種遊戲	150
(四) 沏茶妙法	155
(五) 臭腐乳和蝦滷瓜	158
五. 美女美景	161
(一) 冷香母女	161
(二) 汪王廟	164
(三) 虎邱	167
(四) 無隱庵	170

一、沈三白這個人

(一) 小 傳

《中國大百科全書》之《中國文學卷》於1986年版，由筆者撰寫其中之「沈復」條目。1993年，《中國文學大辭典》復約筆者分擔「沈復」及「浮生六記」兩條目，因為之撰寫如下。

沈復(1763—1825以後)

清代文學家。字三白，號梅逸，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少時奉父命習幕，曾在安徽績溪、江蘇青浦及揚州等作幕客。依人作嫁，見盡熱鬧場中卑鄙之狀，內心實厭惡，曾短時期經商，欲專門從事藝術，因生活窘困而不可能。由於大家庭發生糾紛，其妻陳芸為翁姑所不容，兩次被逐，終至貧病而逝。父亡故，又為弟所逼，離家出走。嘉慶十年(1805)，入其友人時任重慶知府石韞玉幕，輾轉安徽、湖北、陝西及山東等地。嘉慶十三年(1808)，朝廷派遣翰林院編修齊鯤出使琉球冊封其國王，沈復經石氏推薦，入使團為從客。海行艱險。閏五月十七日抵達，十月初二日返航，在琉四個半月。他在那霸之天使館內寫作了其回憶錄《浮生六記》(今存四記)。他繼宋代李清照〈金石錄後序〉和明代歸有光〈項脊軒志〉之後，以較長的篇幅記述夫婦間的家庭生活，歡愉處與愁苦處兩對照，真切感人，在中國古代文學中實屬稀見。書中還記述所經各地之風景佳勝。文章行雲流水，樸素自然，是優美的小品文。晚年在江蘇如皋作幕十年。在他六十花甲之日，友人顧翰寫了〈壽沈三白布衣〉詩，說他「買山無貨去歸隱，腸繞吳門千百遭」。見《拜石山房詩鈔》卷六。六十三歲時，友人管貽蔚為《浮生六記》題詩六首。

· 2 · 沈三白和他的浮生六記

沈復生平好游覽山水，與吳門畫家魯璋、楊昌緒、袁沛、王巖諸人友善。善畫及篆刻，傳世有〈水繪園圖〉及「花好月圓人壽」之印章等。詩作僅存〈望海〉、〈雨中遊山〉等篇，寫於琉球。其《浮生六記》一書大行於世。卒年不詳。

(二) 名 號

楊引傳〈浮生六記序〉云：「《浮生六記》一書，余於郡城冷攤得之，六記已缺其二，猶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記推之，知爲沈姓號三白，而名則已逸，遍訪城中無知者。」楊是蘇州人，長期居於蘇州城內。他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左右得此手稿，直到光緒三年(1906)付刻寫序，將近六十年了，只從記中得知作者是「沈姓號三白」(〈坎坷記愁〉記嘉慶八年二月，三白去靖江范姊丈處求助，途中夜宿土地祠，向神祝禱云：「蘇州沈某投親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憐佑。」全書只此一處點出作者姓沈)，尙未打聽到他的名字。

據我們所知，三白於道光五年(1825)人尙健在，其友管貽祚有〈長洲沈處士三白以浮生六記見示，分賦六絕句〉詩，距楊引傳獲得此《浮生六記》手稿不過二十年前，然而沈三白其人在蘇州城中已無知者，這大概和他晚年長期在外作幕有關。顧瀚在〈壽沈三白布衣〉詩中說他：「偶因幣聘來雉皋，十年幕府衣青袍」，在如皋就作了十年幕僚。然而由此也可看出一代文人之受冷落。若非楊引傳獲得手稿並爲之刊行，沈三白與陳芸，其人其事早已灰飛煙滅，埋沒於時空之塵埃中了。三白生活雖坎坷不幸，而其書儘管佚失後兩記，終得流傳，打動人心，名揚海內外，寧非幸事！

三白名復。最可靠的依據是他在道光年間爲冒晴石所畫的〈水繪園圖〉，題署上的落款是「三白沈復」。冒晴石是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後人，水繪園爲其家祖產。此圖林語堂見過，在他英譯的《浮

生六記》扉頁載有照片。當時為冒廣生(鶴亭)所珍藏。一九六一年其家屬據鶴老遺願，將家藏文物九百多件捐獻國家，〈水繪園圖〉也在其中。現藏上海博物館。

「復」出於《周易》。「復」為卦名。《周易》有「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及「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等語，又云：「〈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後不省方。」至日即冬至之日。三白〈閨房記樂〉開卷即言：「余生乾隆癸未十一月二十有二日」，癸未是乾隆二十八年(1763)。清代《御定萬年書》載是年十一月小，「十八日辛未辰正二刻四分冬至。」三白的生日是冬至之後第四日，可能其父由此而想到《周易》上的「復」卦，因而定名。

三白非名，乃是字。古人常以字行，故其友人皆呼之為「三白」。「三白」出於古代北方農諺：「要宜麥，見三白。」宋代胡仔《漁隱叢話》云：

永叔〈喜雪〉詩云：「嘗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為豐年候，占驗勝蓍策。」三白事古人不見用，自永叔始，遂為故實。按：三白謂三次見雪也。

此詩見《歐陽文忠公集》古詩(卷三)，原題「喜雪示徐生」。又蘇軾《分類東坡詩》卷七〈次韻王觀正喜雪〉詩云：「行當見三白，拜舞懽萬歲。」三白生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其時近臘，或已得雪，故字之曰「三白」。其父字「稼夫」，也和農事相關。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東亞系周策縱教授，曾有信與筆者討論這個問題。他認為「復」與「三白」或有古代典籍上的關聯，疑出於《論

語》之〈先進〉篇：「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亦可備一說。

王白還曾爲自己取「梅逸」之號。嘉慶八年(1803)三月底，陳芸病逝於揚州，王白憶林和靖「梅妻子鶴」之語，自號梅逸，並繪〈梅影圖〉以悼芸，石韞玉曾題〈疏影〉一首，收入其《微波詞》中。